

白先勇

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 著 【下冊】

白先勇

【下冊】

細說
紅樓夢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下冊）

作者 — 白先勇

封面題字 — 董陽孜

文稿整理及執行主編 — 項秋萍（特約）

系列主編 — 鍾岳明

執行編輯 — 陶蕃震（特約）、張啟淵

美術指導 — 張治倫

封面及美術設計 — 張治倫工作室 林姿婷 魏振庭

執行企劃 — 劉凱瑛

董事長 — 趙政珉

總經理 — 趙政珉

總編輯 — 余宜芳

出版者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 — (02)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 — 0800-231-705

(02)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 — (02)2304-6858

郵撥 — 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 — 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 —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 — 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 —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 — 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平裝本定價 — 新台幣四〇〇元

精裝本定價 — 新台幣七四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本書由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基金會贊助出版

ISBN 978-957-13-6671-5(下冊平裝)

ISBN 978-957-13-6675-3(下冊精裝)

Printed in Taiwan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 白先勇著。

—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

2016.07

冊：公分

ISBN 978-957-13-6669-2(上冊：平裝)。--

ISBN 978-957-13-6670-8(中冊：平裝)。--

ISBN 978-957-13-6671-5(下冊：平裝)。--

ISBN 978-957-13-6672-2(全套：平裝)。--

ISBN 978-957-13-6673-9(上冊：精裝)。--

ISBN 978-957-13-6674-6(中冊：精裝)。--

ISBN 978-957-13-6675-3(下冊：精裝)。--

ISBN 978-957-13-6676-0(全套：精裝)

1.紅學 2.研究考訂

847.49

105009952

- | | | | |
|------|---------|----------|----------|
| 0718 | 【第八十一回】 |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
| 0727 | 【第八十二回】 |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
| 0738 | 【第八十三回】 |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 閨閫閫薛寶釵吞聲 |
| 0745 | 【第八十四回】 |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
| 0752 | 【第八十五回】 | 賈存周報升郎中任 |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
| 0758 | 【第八十六回】 |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 寄閑情淑女解琴書 |
| 0762 | 【第八十七回】 |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
| 0776 | 【第八十八回】 | 博庭歡寶玉贊孤兒 |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
| 0783 | 【第八十九回】 |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
| 0790 | 【第九十回】 |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
| 0797 | 【第九十一回】 |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
| 0803 | 【第九十二回】 |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
| 0807 | 【第九十三回】 |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

0 8 1 5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0 8 2 1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實玉瘋顛
0 8 2 6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0 8 3 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0 8 5 0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0 8 6 0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0 8 6 4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0 8 7 2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0 8 8 0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0 8 8 4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0 8 9 0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0 8 9 3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0 9 0 5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0912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0919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0923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0932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誑失人心

0941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0945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

0949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0959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0964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0968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0976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0984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0992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1004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1014

白先勇總結《紅樓夢》

1018

【附錄】賈寶玉的俗緣：蔣玉函與花襲人 白先勇

——兼論《紅樓夢》的結局意義

1030

【編輯後記】紅樓春秋 項秋萍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因為發現了一個繡春囊，賈府在大觀園自己抄家，寶玉身邊被王夫人認為是狐狸精的女孩子通通趕走，趕了以後，有的病死，有的自殺，有的出家當尼姑，這個大轉折使得大觀園的繁華往下落了。到第八十一回，整個書寫的筆觸也宕下來，有的批評說，前八十回文采飛揚，非常華麗，後四十回筆鋒黯淡，我認為這是因為情節所需。前面寫的是太平盛世，賈府聲勢最旺的時候，需要豐富、瑰麗的文采，後四十回賈府衰弱了，當然就是一種比較蒼涼、蕭疏的筆調出來了。因為前面調子拔得很高，這時候突然間降下來，很容易感覺到，我認為不是因為他的文采不迨，而是故意的，寫衰的時候，就是用這種筆調。

八十一回一開始，寶玉為迎春的遇人不淑擔憂，夜不成眠。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這事一樣，迎春是她名義上的女兒，但她毫無疼惜之心，賈赦更自私，用了孫家的錢，陷迎春於難堪的處境。倒是王夫人對迎春撫養了一場，頗為傷感，在房中嘆息。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旁邊站著。王夫人說：「你又為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就講，「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講小孩

子話嘛！那個時候的規矩，嫁出去了，怎麼可能住在娘家不走了呢。一二八三頁，王夫人說：「你又發了呆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我說《紅樓夢》的大觀園就是個兒童樂園一樣，寶玉跟這些姐妹們在一起度過他們最純潔的童年，這些青少年在裏頭沒有長大，沒有成人的煩惱，沒有外面世俗的污染，那是個理想世界，人間的太虛幻境，但是人總有一天會長大的，人大了，就開始有煩惱了，女孩子的第一個煩惱就是要出嫁。從前沒有自由婚姻，即使有自由婚姻也是個煩惱，到了婚嫁的時候是人生大關。你想想看，你選一個人，選中就就一輩子，這是多麼大的賭注。王夫人把他說了一頓，寶玉看講不通了，心裏不舒服，就跑到瀟湘館去。黛玉是他的知音，只有黛玉能懂他，所以一進到瀟湘館大哭起來。黛玉一看怎麼回事啊？是不是我得罪你了？他們兩個小兒女常常嘔氣嘛！他說：「不是。」那為什麼傷心？一二八四頁，寶玉道：「我只想著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著真真沒有趣兒！」想死了。自從七十八回晴雯死了以後，寶玉就變了，有一種傷感，之前不懂的。晴雯是他最心愛的一個丫鬟，我講過好多次，晴雯也是黛玉的另外一個分身，在眾姐妹裏面，黛玉是他的知己，在眾丫鬟裏面，晴雯是他的知己，所以晴雯這樣冤死，而且為他而死，寶玉是非常傷心的，寫了那麼長的一篇悼文祭悼她，人生的哀愁開始了。

寶玉出家就像《西遊記》裏面的唐僧取經一樣，要經過九九八十一回的劫難，經歷人生各種的生離死別，他最後才悟道。在某種方面講，《紅樓夢》寫賈寶玉，可以說是——個佛陀這種人物 Buddha character。寶玉的出家，跟悉達多太子最後的悟道有相似之處，享盡了榮華富貴，看穿了老病死苦，各種的人生苦難，一個一個經過他的眼前，所以這個時候迎春的苦難觸發了他的傷感。黛玉說：「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為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子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這種光景，大家散了！寶玉不喜歡散，他恨不得大家永遠不散，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以散的時候很傷心。自從賈府自己抄家，寶玉身邊的人好幾個被趕出大觀園，像寶釵這樣的客人，雖然沒有查抄到她的屋子，但想著要避嫌，自己也搬出大觀園了。園裏本來是十二金釵，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現在一個一個走掉，黯然失色了，所以寶玉傷心，很懷念大家一起吟詩作賦最快樂的時光。「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裏躺下去了。」這段寫的好，沒講什麼，但你看得這種衰頹。黛玉了解他的心事，他那種傷感，黛玉馬上感染到了。

寶玉回去怡紅院，百無聊賴，隨手拿了一本《古樂府》來看，一翻看到曹孟德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孟德就是曹操，這一

首詩很有名，講人生苦短，像清晨的露水，曹操一代梟雄，也感到人生的無常與虛幻。寶玉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蒼涼的心境，他也許傷心過、哀痛過，可是這種蒼涼他不曾感受。本來他是一個很開心的青少年，這時候好像一下子老了，一看到就很刺心。他放下，又拿了另外一個集子，是魏晉的《晉文》，看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著腮，只管痴痴的坐著。襲人來倒茶給他，說：「你為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也只管站在旁邊呆呆的看著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裏咕咕囁囁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這是王羲之《蘭亭集序》裏面的一句話。大家知道魏晉是老莊思想盛行的時候，那時是亂世。中國人有兩套哲學，《紅樓夢》裏面這兩套哲學就常在衝突。一個是進取的儒家，一個是退隱的道家，這人世、出世兩種哲學一直互相消長，中國人的 *personality* 有這兩樣東西存在，我們才活到今天，可進可退，不會一下子垮掉。我覺得中國人的個性像竹子，你把他彎往這裏彎到底，你一放，蹦！他又跳回去了。就是兩種哲學互相為用。魏晉的時候老莊思想盛行，寶玉的個性本來傾向這一邊的，曹雪芹總在適當的時候，藉著一本古籍、一首詩、一句話剛好點題。這個時候怎麼形容寶玉的心境，很難啊！講半天也講不清楚。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放浪形骸之外」說他的傷感，他人生的最後想要解脫，就點出來了。《紅樓夢》的力量也常藉助古典文學畫龍點睛似的運用自如。

一二八六頁，寶玉到大觀園裏面去，「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疏景象，人去房空。」前八十回的大觀園，寫的都是花團錦簇、熱鬧繁華的景象，這個時候寫人去樓空

的感受。我講了，走的走，亡的亡，散的散。「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蘅蕪院是誰住的？薛寶釵住的，以前他也到蘅蕪院去看寶釵，這時候寶釵已經搬出去了，「香草依然」。《紅樓夢》有他的語言風格，白話文與文言文交叉運用，用的好！有時候文白相夾，用得不好很生硬，插不進去的，《紅樓夢》你看他就「香草依然」四個字，把蘅蕪院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感受寫盡了。

寶玉轉過藕香榭，遠遠的看見幾個人在釣魚，一看是探春，李紋、李綺這兩姐妹，還有邢岫烟。李紋、李綺是寶玉的嫂嫂李紈的姪女兒，來投靠這個賈府的窮親戚。賈府那麼大，盛的時候總有一羣走動，有的是窮親戚，有的是富親戚。像薛寶釵家裏面很有錢是富親戚，李紋兩姐妹就是其中的窮親戚之一。在這部小說裏，她們是真正的 flat character，從頭到尾，沒有給她們任何個性，也沒有講她們長得怎麼樣，大概長得不會醜啦，醜女進不了大觀園。她們還會寫幾句詩，除此，她們沒有故事，也沒有任何引導劇情的作用，這種 character 在《紅樓夢》裏有好幾個。那為什麼要寫她們呢？其實就是要湊熱鬧。小說裏面也需要一些陪襯，每次出來就都是那個樣子，沒有變化的，一部小說裏面如果通通變成 round character，那就互相打架了。有她不嫌多，沒她也不嫌少的人物，你真的拿掉了，就會覺得好像大觀園裏面少了幾棵草。大觀園裏面需要很多的花花草草，曹雪芹把她們放在那個地方，填滿了，站在那裏不動，就好像我們唱一齣戲要幾個龍套，沒有的話，舞臺空空的不好看。邢岫烟不同，她是一個 minor character，次要角色，她有個性，而且是有故事的。

這幾個女孩子在釣魚。《紅樓夢》裏面做什麼都有意義，他不會寫一大堆沒有意義的事情，這幾個人釣魚，你看回目「占旺相四美釣游魚」，就知道等於是卜卦一樣的，用釣魚試一試自己的運勢。中國有一句話「釣金龜」，就是釣一個好女婿，這幾個女孩子後來都不錯，探春遠嫁海疆大吏，李紋也嫁了一個公子，邢岫烟後來嫁給薛蝌，都有歸屬。唯獨賈寶玉，他姜太公釣魚，沒有與最愛的人結合，他的婚姻不是完美的。後來雖然娶了薛寶釵，我有一個看法，薛寶釵不是嫁給賈寶玉，是嫁給賈府，是嫁給賈府宗法社會一個很重要、需擔大任的位子。這些都有意義在裏頭。

釣了半天，寶玉的丫頭麝月跑來說，老太太找你呢。到了賈母那裏，原來正在談有個會作法害人的馬道婆事敗了，給官府抓起來了。記得嗎？有一回，趙姨娘跟這個馬道婆勾起來，用紙人插針要害鳳姐跟寶玉，從前中國人相信這一套。拿那個針來戳紙人，戳到他們兩個發瘋，差點死掉。馬道婆等於是個巫婆，幸好那個瘋瘋癲癲的和尚又出現了，他念念咒，把寶玉那塊玉弄一弄，才救了回來。馬道婆犯案被抓住了，原來是她，害人的！王熙鳳跟寶玉回想，他們也懷疑是趙姨娘作的梗，不過為了面子的關係，家醜不可外傳，就不出聲壓下來了。趙姨娘心地怨毒，當然下場也不好。

這回の後半部「奉嚴詞兩番入家塾」，講賈政要寶玉重進私塾念書。從前像賈家這種大家族，不光是賈府，他們還有很多叔叔伯伯，反正都姓賈，在那種宗法社會，要給子弟受教育，這種家族就開一個家塾，開學校，請老師，來教導這些子弟們。寶玉第一次進

私塾的時候，年紀還小，他之所以願意進去，其實有另外一個目的，他有一個好朋友秦鐘，是秦可卿的弟弟，跟他差不多年紀，長得很好，兩個人互相羨慕，有一段非常好的感情。秦鐘除了是寶玉念書的伴侶，啟發他對男性的感情之外，他還有很重要的象徵上的意義。秦鐘——情種，《紅樓夢》非常 subtle，意義一層一層，取個名字也不會隨隨便便。在第五回裏有幾個曲子，等於是《紅樓夢》的 prelude 前奏曲，講他們整個的命運，一開頭的那個曲子「紅樓夢引子」：開闢鴻蒙，就是天地開的時候，誰為情種？所以「情種」兩個字很要緊，秦鐘有他的意義。秦鐘早夭，寶玉一直思念著他，我們說《紅樓夢》千里伏筆，秦鐘好早以前就死了，好多回都沒有講他了，偶爾提過一次，講柳湘蓮為他修墓，後來就不講了，到這個地方又出現了。

秦鐘不在以後，寶玉沒心思上學了。裝病，病了嘛！稀哩呼嚕就不念了。這麼久以後，賈政想起來，寶玉長大了，將來還是要去考科舉，這也是賈政對他最高的期望。考科舉就要念八股文，必須把他又趕回學校去，賈政還親自把寶玉送到私塾。私塾裏原本有一個老先生賈代儒，是賈家的一個親戚，學問大概很好，中過舉人之類的上不去，淪落到變成教書先生。考上舉人後再考上進士，都是做官去了，弄到去教書糊口，那是文人的末路。一二九二頁，賈政送寶玉去了，就說：「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才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寫詩，當時是邪門歪道，不入正流，要寫八股文章。你跟前面對

照，這很大的諷刺。一二九一頁，賈政說，要考試，到底要以文章為主，你一點功夫都沒有，現在你不許作詩，多作八股文。寶玉前面剛剛要學魏晉竹林七賢「放浪形骸之外」，這下子馬上又抓來作八股文了，這是他最厭惡的東西。這種 irony，諷刺，曹雪芹不經意的這麼放下去，你要讀得很仔細才看得出來，跟他前面是尖銳的對比。寶玉有靈性，他的詩詞歌賦不錯，但是那時候作詩沒用，不像唐朝作詩可應考，詩作得好可以做大官，所以唐朝詩人多。清朝就是四書為主，考經書，考八股文，把人的思想抓得緊緊的。

你看一二九三頁這個地方有意思：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著一張花梨小桌，花梨是很好的木頭。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篇文章，叫茗烟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裏藏著。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理書就是溫習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他幾年前在這邊私塾裏念過書的，那時候他在裏面大鬧學堂，大打出手，這些小孩子互相吃醋嘛！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那個金榮是其中頑童之一，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俗異常的。景物依舊，人事已非，都變了。下面出現一句：忽然想起秦鐘來，所以我講嘛，後四十回不是別人寫的，如果是高鶚寫的，我想，他顧不到這個地方，想不起這個東西的，在好多回以前，秦鐘跟寶玉的關係，在這個節骨眼的地方又出現了。本來很乏味的這麼一章，回去私塾裏面，怎麼寫？又沒有任何 drama，不好寫。你寫寶玉回來，

理理書就完了，那麼這回就糟糕了。這一句話，把它提起來，你看，寶玉忽然想起秦鐘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心上淒然不樂，卻不敢作聲，只是悶著看書。就這麼一句話，心情變了，想到過去死去的朋友，寶玉的心境越來越淒涼，所以他出家不是偶然的。我們看小說要看這種地方，如果你放過了，就不曉得他的妙處和重要性。寶玉回來念書講了半天，其實就是在等這一句，前面都營造好了，你以為他囉囉嗦嗦講了半天，等他畫龍點睛，嘯的出來一句，一下子，這一回就完整了。所以他每一回是一個很完整的單元，這時以思念起秦鐘把這一回作結。

有人說，我記得張愛玲講的吧！她說看完前八十回，到了八十一回天昏地暗。這個地方她一定沒看懂，八十一回妙在這裏，把前面都扣住了，才往下走得了，如果他不寫這一段，不寫這麼一句話，前面崩掉的，跟它不連結的。這一回的確沒有什麼太重要的人物出現，也沒有什麼太重要的事情發生，就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他畫龍點睛一下，就把整本書扣住了。

【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寶玉去念書了，回來就跑去跟黛玉抱怨，只有黛玉了解他。黛玉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裏。」現在念書了，是個書生了，快點把最好的茶拿出來給他。一二九八頁：寶玉講了：「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他不喜歡這些。從前，文人都要作八股文，《紅樓夢》是在乾隆的時候，從明朝這樣下來，多少人在寫那種文章。現在我們想想，那些八股文人都到哪去了？不曉得。那些八股文怎麼我們都不要看了，不再念了，全是些應景的、應試的東西，沒有真正的生命，不是講自己真心話的文章。寶玉是個真人，他不喜歡虛偽，不喜歡制式，不喜歡所謂 social convention，人家定的那個社會規矩。他說：「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這倒是真的，乾脆承認它是拿來騙功名的也就算了，還要道貌岸然講的都是些夫子之道，那些四書五經給這些八股文搞壞了，搞得大家看了很厭惡，不想深究真正的、裏面的內涵了。你看，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